

乡愁

裴七曜

我从故乡来，常忆故乡事。那天在某个微信群里，看到一个故乡的小伙子，接二连三、乐不可支地发了一些晒在棚架上的碧绿滑嫩的海带图片。图下加了注释：今年海带又是大丰收。然后他打了声招呼，说又得去抢收海带了，不跟大伙儿聊了。

我眯眼看着图片，蓝天白云下曾和碧海长相思守、而如今在阳光下恣意舞动的条条长叶的图片，让我情不知所起。窃笑着，回忆起那快乐如歌又眷恋难忘的童年时光来。

我的故乡在浙东奉化区松岙镇大埠村——象山港畔的海边。风从东海来，潮涌象山港。故乡之景，美不胜收：前有水田如镜，远山衔秀；后有青山为屏，绿水为台；左有东海潮流，浩荡而入；右有参天古樟，等闲人家。那里三面环山一面临海，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我快乐的童年时光是在故乡度过的。常听到乡人和父母自夸：我们的家乡冬暖夏凉，真是惬意的好地方。这不是自夸，我相信是真的。因为别的地方冬天冰结得厚厚的，而我的故乡似乎连薄冰都不常见。父亲总是说，故乡的大地有一股热气在持续蒸腾，在冬季，繁花照样可以自在地开放。

记忆里，那时候养海带属于集体经济。每个公社、每个大队有自己固定的海带养殖区域。然后每个小队“摊派”一些年轻男女组成一支海带小队。所谓的“摊派”，其实也是需要挑选的：男队员要会摇舟摆槓，膀大腰圆；女队员要飒爽英姿，干净利落。因为跟农业生产队的其他工作相比，海带队的活儿，虽然平时比较悠闲，但忙碌时如潮起潮落，不分昼夜，辛劳无比。可那些朝气蓬勃的年轻人依然争先恐后想进海带小队，原因是男女搭配、干活不累，日久生情，能促成不少佳偶。

海带的养殖区，一般位于青山脚下向阳的海面，那里流大浪小，风平浪静，水色澄澈。

过了3月，海区里的海带开始躁动了，在风的海洋里翩翩起舞，宛如绿色裙带的少女，给你一个甜甜的回眸，诱惑着奋不顾身劳作。

于是，忙碌的日子开始了。朝霞满天，桨声橹声里的海面，阳光炙烤的岸边，你总能在沸腾的人群里看到一张张欢乐而黝黑的脸。小伙伴们一船一船地把海带摇到海滩边，然后一肩挑一

又见海带
又回那时

象山港畔晒海带场景。

(裴七曜 摄)



空气中弥漫着海带咸腥的味道，也是收获的味道。(顾玮 摄)

肩挑到岸上或坡脚；而那些姑娘眼里含笑忙不迭地迎风上下，彼此默契相助。他们在快乐的歌声中开始了繁忙的一天，也似乎把滋生的情感存放在每一条海带中……

夜里，望天阶夜色如水，繁星点点，海面风轻吹、浪轻摇。而岸边，燃烧的篝火和闪烁的马灯，人影幢幢，或喧腾吆喝，或喁喁低语。我那时还小，偶寻家人身影，或和同伴在晒棚里钻来钻去嬉闹。感觉不到白天已经

失去，只有一种快乐充盈心间。有时，偷抱一个玻璃浮瓶回来，更是喜不自禁，因为终于可以向同伴炫耀自己去水库游泳也有了“救生圈”。

更热闹的是放电影。那时候，为了鼓励年轻人抢收海带的积极性，每个公社的领导总是想方设法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常常把电影放映队请过来。然后，大家四面八方赶到聚集在一起，欢乐无比。你在一山的这一头，我在海的那一边，海边山脚的晒舍缀连成一条

“龙”。都是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大家热闹着，相契着。

海边有驻军，一般每周也会放几场电影，免费的。惯例是部队的士兵先鱼贯而入，有多余的座位再给附近的老百姓，我们叫“相白白电影”（意思是不花钱可以看电影）。

20世纪80年代初，电影《少林寺》上映后，万人空巷，那时歌曲“少林、少林……”响彻云霄，那时李连杰是偶像。一次放电影，有个留长发、穿喇叭裤的年轻人要往里闯，几个海军士兵把他拉住了，请他稍等，他不乐意。我看到他飞舞的拳脚，看到他1米多高的台阶上“飞”下来……后来，他被海军士兵抬走了。

但第二天，我依然看到他乐呵呵地肩挑百来斤的鲜海带在海滩的石头上活蹦乱跳……毕竟军民一家。饶了你，不懂事的孩子。

奉化乡贤、退休干部毛建一老师，当年因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曾在象山港畔挑过海带。前些时日他旧地重游，有感而发，高情逸致地写了一首《忆知青年代抢收海带》“打油诗”。

紧跟潮水起得早，摸黑下船新檐摇。

一条一条收海带，一船一船装得高。

手摇小船回海岸，卸上海带往山挑。

海带急需阳光晒，晒干才可打成包。

如若一阵大雨来，你收我盖全力保。

最喜海带出售日，每斤竟能卖两毛。

奖励海上看电影，月光底下尽欢笑！

顺便提一下，三姐那时也养过海带，有时会偶尔买一点海带回家。母亲再去集市买一些猪的肠油，炸了油，剩渣和海带、土豆混搭着在大锅里熬煮。在物资匮乏的年代，飘逸的香味诱惑着我们。我们狼吞虎咽，只是肚饱眼勿饱，不知吃了多少碗，还想吃。如今回想起那时候的味道，依然是垂涎欲滴的。

养过海带的三姐，从此有了一个别致的“雅称”，几个外甥从小到大都甜甜地称她为“海带阿嬷”，至今还是改不了口。就像洗不尽的春色，忘不了往事，如烟似的海带。

“大包干”以后，那些养过海带的人，自己单干了，他们成了先富起来的“万元户”。其他乡亲也心动了，然后跟着他们一起养殖海带。

四十年恍若一梦，四十年沧桑巨变……大家像海带一样长叶飘飘，长袖善舞，在碧海晴空下，在波涛万顷中，在欢歌笑语里，逐渐前行。

扮家家酒

回味

虞燕

扮家家酒的场地永远在我家院子。

我家院子大，且充分具备玩此游戏的条件。东面有条狭长的小河，河水潺潺，水草萋萋，往河埠头一蹲，舀水洗菜多么方便；正南，即房屋对面，搭了葡萄架，藤蔓四处攀爬，绿叶随之游走，形成个“绿帐篷”。太阳如果太猛了，我们就躲进“绿帐篷”里，连带着“锅碗瓢盆”，称之为“搬家”；西边划出来一块地，母亲种上了韭菜、茄子、倭豆、番茄，加上院中野草野果野花到处撒欢，根本不用愁没“菜”下“锅”。

扮家家酒的玩具是我跟小伙伴们一起收集的，并时常更新。最初，玩具粗陋，破碗碎瓦瓶盖玻璃片均可充当，后来“生活”好转，餐具器皿升级，陆续有了河蚌壳盘子、缺一角的碎花碗蓝边碗、某种补酒配套的透明小杯，还有彩色塑料罐、生锈的叉勺、竹编小筐、铁丝缠的小篮子等。游戏前，这些日用品先分配给几个“家庭”，每户“家庭”还可以自行添置，院子及近处有什么合意的，尽可拿去，谁先找到算谁家的。

拿粉笔在院子里画地为家，你家，我家，她家，每个家庭由爸爸妈妈和孩子组成，但我们不愿做孩子，都想当大人，这个时候，布娃娃就派上了用场。扮家家酒的内容大致包括买菜、带娃、打灶、做饭、请客、做客。出门买菜要眼头活络，先下手为强，拎着小篮子捏着塑料袋，房前屋后，地头院角，到处搜寻。四季草木是最贴心的朋友，想要蔬菜，革命草、蒲公英等野草叶子随处可掐，再高级点，那就去菜地里掐菜叶。拔几根狗尾巴草做扫帚，采一束野花插进罐头瓶子，摘棵果、商陆摆果盘，游戏里的日子，也要过得活色生香。荤菜可选择相对少，河里摸螺蛳捉小鱼，鹅卵石当白煮蛋，干树叶为鱼盘，红砖碎块即红烧肉。再去舀一瓢浮萍做汤羹，当然不能少了米饭，用沙子或泥土替代。

“客人”进门，落座，倒水，寒暄，“主人”夸完“妈妈”衣服好看又夸“孩子”乖巧，“客人”

则赞许屋子收拾得干净，菜肴丰盛。吃饭时，介绍菜和夹菜是必备环节，其他就靠即兴发挥了。有时，谈起邻里间的纠纷，你一言我一语，随想随编。我们不遗余力地学样、互动，生怕自己演得不够像。我们多么渴望快快长大，这样就能成为忙碌、得体、拿大主意的大人。

一直以来，大家默认的“做菜”，就是握个短树枝搅动“锅”里的“菜”，嘴里还不忘配音。有一次，不知谁先提议的，要真煮熟了吃，随即引来一片附和声。几块砖头搭起灶台，整片瓦刷洗得透亮。那会儿，正是倭豆成熟时，我们抢着剥豆荚，绿宝石似的倭豆置于瓦片里，瓦片搁在灶台上。刘亮火柴，干草和碎木屑烧着了，青色的烟像被什么所驱赶，火急火燎地冒了出来。只是烟很猛，火却垂头丧气，眼看即将熄灭，我们束手无策。那个叫悠悠的女孩突然趴在地上，用树枝挑起“灶”内的柴，鼓起腮帮子往里“呼呼”吹气。火仿佛接到了指令，噌地蹿了起来。旁边几个见状，兴奋地拍起手来。

倭豆最终没吃成，母亲外出回来撞见我们玩火，很生气，警告再不许玩了，万一引起火灾，人啊房子啊都要烧没，且吃了不够熟的倭豆还会中毒。

烧火是不敢了，不过，悠出了个主意，跟办酒席一样，可以上冷盘，这样也能真的吃啊。后来得知，悠的奶奶就是摆冷盘的，那个时候，岛上红白事都得请专人摆冷盘。某天，悠带着弟弟过来，手里捧着一个红色塑料果盘，又从口袋里摸出两只皮蛋，皮蛋去壳后，她用水果刀将其切成好几瓣，而后在果盘里摆成花朵的形状。悠还带过自己煮的番薯、自己炒的黄豆和倭豆，迎着大伙热切的小眼神，她嘴角上扬，笑容如涟漪轻轻漾开，最后汇成了两个酒窝。

在悠的带动下，一众小孩纷纷仿效，你奉上干花生、糯米，我有瓜子、小糖，她分享腌萝卜、黄瓜，还一起采摘可食用的野果子，如桑果、灯笼果、茅针、胡颓子等，生生把扮家家酒搞成了野餐活动。玩得开心，吃得舒心。

后来，当年一起玩扮家家酒的我们，都如愿成了大人，可那样的快乐不会再拥有了。

小人书和童年

慢时光

马云才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经常光顾象山丹城西街的一家小人书店。

这家小人书店，店面不大，只有十平方米左右。店主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长得瘦瘦高高的，脸盘看上去挺秀气。店内最显眼的墙上钉了几条铁丝，铁丝上挂满了花花绿绿的小人书封面，而且还用毛笔写了编号。你若看中哪本书，只要指指封皮，店主会根据编号，立马从木箱子里抽出你要看的小人书，速度之快，令人咋舌。小人书从不外借，只能现看现收费，薄的书一分钱，厚的二毛钱。这个价格，小读者都能接受。如果看得多了，店主还会采取奖励的办法，随便抽出一本供你免费阅读。小人书店常常客满为患，靠墙的竹椅、木凳上，坐满了和我一样的小读者。有时候实在没有位子了，便坐到店对面的街坊屋檐下或者台阶上。然而，尽管小读者众多，除了翻书的声音，屋内出奇安静，因为我们捧起小人书，大都立马沉醉于阅读的酣畅之中了。

我是这家店的“铁杆读者”，隔三差五往店里跑。我用来看小人书的钱，并不是大人给我的零用钱。那时候家里穷，糊口的钱都不够，哪里来的零用钱呢？我到大街小巷的巷角里，捡一些牙膏壳、马粪纸、破铜烂铁什么的，拿到收购站换来一些零碎钱。凭着这些钱，去看小人书绰绰有余了。

那时候，我念小学二年级，小人书上的字，一半认识，一半还不认识，但我半认半猜看完以后大概能够了解故事脉络。什么武松景阳冈打虎啦，什么孔明草船借箭啦，什么岳飞大战宋仙镇

啦，什么孙悟空大闹天宫啦，什么贾宝玉娶不到林妹妹通人空门啦……我一手支颐，一手捧书，看得着了魔。

有一次，店主高兴，遂采取奖励的办法，从书箱里随便抽出一本让我免费阅读。我却说这本书看过了。这本呢？他又抽出了一本。我又说看过了……他抽了十来本书，我都说看过了。他显得不耐烦了，我也有点急躁，感到不好意思。最后他抽出一本《夏伯阳》，我才说没有看过。于是捧起小人书，坐下来先睹为快。从这件小事，可以窥见我当时的阅读量不一般。

但是好景不长。那天我到收购站卖了一斤多的黄铜，那是我从电厂倒出来的垃圾里捡到的，我得了几毛钱，高兴得要命，又蹦又跳去光顾小人书店。谁知，店里却关着推门板，一扇小门上挂着一把铁锁。我扒着门缝张望，屋内黑漆漆的，不见一丝光亮。我只得扫兴而归。

第二天，第三天……又过了十天半月，每次去我都扑了空，小人书店依然“铁将军”把门。店主到哪儿去了呢？我好生纳闷。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书店又开张了，那个瘦瘦高高的年轻店主笑嘻嘻地和我打招呼，他递给我一本小人书，并且说，店开了很久了，亦等你很久了，你却今天才来……梦醒了，天亮了，我又兴高采烈地去光顾小人书店。谁知美梦欺骗了我，小人书店压根儿没有开张。

后来我才知道，小人书作为“四旧”，已被焚烧尽了。那个年轻的店主呢，听说进了一家工厂，做了打铁匠，每天“叮叮当当”锤声成风。一串串火星，像蹦蹦跳跳的无数个精灵，围绕着他的灵魂盘旋起舞。

道古

槿树叶和刨花水



房前屋后的槿树芭蕉。



槿树花。

叶龙虎 文/摄

前些天，姚江文化研究会会员、今年82岁高龄的赵伟伦先生给我来电谈到，“旧时宁波女子一年到头只在七夕用槿树叶泡水洗一次头。很多旧习俗匪夷所思，只有经过比较，才会感受到时代的进步。”

用槿树叶泡水洗头我记忆深刻，母亲和隔壁几个邻居当年洗头的场景仿佛还在眼前，但赵先生说的“一年只洗一次头”似乎没有印象。当我问到天长日久不洗头如何清洁头发时，他说：“篦子篦篦，相当于如今的干洗。平时用小毛刷蘸刨花水，用篦子梳理梳理，也算是清洁、护理头发了。”

当年，洗头用水确实是一件麻

烦事。家里没有自来水，天落水有限，农村有井的人家又极少，即便挑来了水还要烧，柴火本来就很紧张，所以不可能经常洗头。尽管如此，农家女子将七夕当作洗头的重要节日，其态度之郑重其事，当时年幼的我还是能感受到的。

平时用篦子梳理头皮屑和脏东西，这对80岁以上的老年妇女来说恐怕是记忆深刻的。篦子用竹子制成，中间是梁，两侧一边是篦，一边是梳。篦的齿很密，主要是篦头皮屑和藏在头发里的虱子，梳理打结的头发。经常篦一篦，还能起到按摩头皮、舒筋活血的作用。那时候经常可以看到冬日的太阳下，老人们相互篦头发的场景。

七夕的前一日，女孩子相约采摘槿树叶，她们提着竹篮，在房前

屋后的芭蕉上采摘，往往不肯一瓣瓣地摘，而是拽下枝条一捋到底，然后弹回去一条光秃秃的枝条。不过，槿树生命力极强，枝条上很快会有嫩芽露出。槿树叶摘回家后，母亲们从七石缸里舀出天落水，先将槿树叶洗净，再浸入脸盆不停地搓揉，揉得浆液四溢、清水变绿。满盆的绿水还要在天井里放一夜，说是为了接露水，牛郎织女在七夕相会时会有相思泪滴下来。

听了这样神奇的故事，我竟信以为真，一个人待在天井里不肯进屋睡觉，傻傻地望着星空，等着牛郎织女的泪水滴下来。次日天明，那盆绿水端到灶头烧至水温合适，就可以洗头了。女孩们将长长的辫子松开，一浸入槿树叶浆液，就连声说“惬意”，说有一股暖流渗入头皮弥漫至全身。她们用手指梳理着长发，指间充斥着柔滑的浆液，搓呀，捋呀，原本打结的头发很快被捋顺了。接着端出一盆清水，将头发清洗干净。那时候没有电吹风，洗好后就坐在晾竿下面，将长长的头发甩在竿上，让自然风将它吹干。用槿树叶洗过的头发，柔软滑顺，散发着槿树叶特有的清香。

旧时女子十分看重头发，稍有损伤就会心疼不已，“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头发虽然没有血肉，但也是身体的一部分，加上长辫子能显示女性的柔美，所以平时对头发的护理尤其上心。于是，刨花水成了女子最常用的护发用品。

刨花，顾名思义是木工用刨子在木头上刨下来的，但并

不是木工打家具的副产品，而是专门制作的产品。制作洗头用刨花的树称黏头树，据说最理想的是榆树，榆树的黏液丰富、香味浓郁，其次是桃树、桐树、枣树之类。选用品相好的榆树，经过晾晒、去皮，再用刨子刨出一片薄薄的刨花。旧时，农村集镇的杂货店就有这种刨花出售。

刨花买回家后，用清水浸泡若干时辰，把刨花内黏稠的液体浸泡出来，然后把黏液灌入专用的黏头树缸，这种透明的黏液就叫刨花水。好的刨花水，带有一股特别的清香味，这样的气味，不但使用者感到舒适，旁人闻着也心旷神怡。女子用小毛刷蘸刨花水抹在头发上，不仅易于梳理定型，头发还显得乌黑。

小时候，我经常看到一些老婆婆坐在家门口梳头，她们手里拿着篦子，旁边放着黏头树缸和小毛刷，梳那种在后脑勺挽成一团的发髻，家乡人称为“绕绕头”。

如今，取代槿树叶泡水的是众多的洗发水，取代刨花水的是各种品牌的啫喱水，洗头早已成了一件寻常事。

黏头树缸。

